

20世纪前30年的西安城市书写

王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前30年西安城市书写的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西安城市书写中,城市意象的构成主要包括城市景观意象与城市文化意象两部分,从而显示出城市书写与城市地理的历史性契合。但由于这一时期书写者观察城市的视野、角度不同,除了外国人的诸多意象生成之外,本土书写者的西安城市书写也呈现出了帝都想象、陪都记忆及废都感伤等多元化的意象特征。

关键词:西安 城市地理 城市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3-122-05

在20世纪城市书写中,关于北京、上海的城市书写非常突出,但它们“独霸文坛”的局面在20世纪前30年中有所打破,更多的城市书写陆续出现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关于西安的城市书写及其城市意象的凸显,就相当引人注目:西安的古朴、本色和深邃、厚重,以及外国人感念中的神秘及怪异,都为中国的城市书写增添了独具魅力的视阈,同时也逐渐引起了学者对西安城市书写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用城市意象分析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城市意象空间分析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研究城市内居民个人或群体对城市环境的感应,这种把具有感应和思想能力的人列入重要的城市要素中去,为我们透察城市空间格局提供了一个极富创意的研究思路。我国的研究者借用这种对城市空间的研究方式,通过解析城市景观,辨识出城市空间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作为文化古都,西安有幸保存了诸多古代遗址及古城墙、大雁塔等古代建筑,见证了古城的久远和沧桑,葆有的文化守成也非常难能可贵。那么20世纪前30年这一时期西安城市书写中城市意象是什么,有哪些显著特征,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拟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析。

应该说明,本文涉及的时段大体上是1900至1930年代,但由于其中各个时段资料分布的不均衡,本文在讨论外国人相关的城市书写时,侧重于资料更丰富的1900年代;在讨论中国本土作家的西安城市书写时则侧重于1930年代。20世纪前30年的西安城市书写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外国人的西安城市书写,文体主要包括书信、旅行记、日记等。另一类是中国本土作家、文人对西安的城市书写,主要包括鲁迅、孙伏园、陈赓雅、鲁彦、张恨水、林语堂等留下的书信、散文、杂文、考察报告、通讯、小说等。

一、西安城市书写的异域视角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

收稿日期:2012-06-18

作者简介:王亚丽,女,1975年生,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当代西安文学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1JK0275。西安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陕西当代文艺与西安城市精神的互动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2W34。

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1] (P1)}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复制的曾经的美丽和辉煌,让西方人对古老神秘的东方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探求的激情。西安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满足西方旅行者窥探东方神秘的城市。因为不仅外国人认为陕西及西安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就是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里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和极端的保守,所以这个城市吸引了无数的外来者。20世纪前30年来西安旅行或工作的外国人,他们的西安城市书写都记录了西安有别于西方的令人激奋的壮观和神秘。

20世纪前30年西安城市书写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我们将有关西安城市书写资料压缩过滤后构成了一组镜片,在这组镜片中,西安的城市感知大致可以从城市景观意象与城市文化意象两个方面着手研究。这一时期来西安考察、任教、旅行的外国记者、学者的著述,为我们研究西安城市意象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美国《基督教先驱报》记者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穿越神秘的陕西》,日本学者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桑原鹭藏《考史游记》、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等等。城墙作为西安城市的天际线首先映入观察者的眼帘,尼科尔斯到西安后就为西安城墙的壮丽而震惊,他认为西安城墙“宏阔高大”。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也用了“伟大、宏壮”这样的词来形容城墙。普实克认为“自从这座城市衰落以后,只有这些城墙还能够证明它曾经经历过的辉煌”。^{[2] (P406)} 除了城墙以外,外国人的西安城市书写,他们关注的是那些让他们感到有生命存在的东西,西安的碑林就是这样一处景观。与来西安的游客一样,尼科尔斯也被碑林的奇异、神秘所吸引:“对我而言,陕西的碑刻总是拥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它们似乎是在这个国家心无旁骛、恬淡宁静面具之下被沉重压制的强大火焰的一部分,这火焰自从有史以来就潜伏在中国人天性的根基中,终有一天将会带着耀眼的光辉喷薄而出,震惊世界”。^{[3] (P101)} 普实克对碑林也情有独钟,“我最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是碑林,那里聚集着几百块石板,上面布满了最美的书法作品,仿佛就是废弃墓地上的墓碑”。^{[2] (P410)} 难能可贵的是在西安居留期间,尼科尔斯有机会进入到陕西巡抚官邸和作为慈禧、光绪皇帝临时行宫的前陕甘总督衙门进行访问,将以往帝都时代处于封闭的、难以感知的景观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被感知被观看的对象,变成文化古都真实可见的载体。

尼科尔斯认为“西安城总是有着独特而别具一格的魅力,在千百年里,西安城经历了无数次的攻伐、争夺、洗劫和重建。在城墙之内,皇位被篡夺,王朝遭覆灭,但是这座古老的城市却幸存下来。正是这样的永恒令来自欧美的现代人对西安产生了奇异的迷恋。”^{[3] (P66)} 对西安城产生迷恋的何止是欧美的现代人,整个世界的人都会为西安城的古朴、奇异、神秘的永恒所震撼。西安城那代表着永恒的城市景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层的文化意味就是西安城的魅力所在。

东方人生活在他们的世界,西方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一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对西方人来说,东方是陌生的、神秘的。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的地位,他们可以窥探亚洲的巨大秘密,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由此我们注意到外国人的西安城市书写的视野更具有物质性,他们用旅行笔记和书信对西安城市进行详细的实录式的报道,并表达从其怪异性中得到的乐趣。

二、西安城市书写的本土视域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古都西安就像一部活的史书,吸引国内作家、文人到西安来领略古中国的文化含蕴。20世纪前30年国内作家、文人的西安城市书写相当丰富。著名作家鲁迅、孙伏园、陈赓雅、鲁彦、张恨水、林语堂等都为20世纪前30年西安留下了多样化的文字描述。

1、西安城市书写的帝都想象

20世纪前30年的西安是古代长安所具有的辉煌时代衰变之后所剩下的残迹,人们对长安时期或“古典”文明的感知是通过西安衰微而混乱的现代形式实现的。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由文化典籍所提供的西安帝都想象与现实中西安的巨大差距。“鲁迅在西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924年7、8月间,鲁迅前往西安讲学。关于此次西安之行,鲁迅的记述主要有日记、两篇杂文以及一封私人书信。在私人通信《致山本初枝》中,鲁迅对西安之行的描述是“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

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4] (P556)} 由此我们可以猜想鲁迅对古都西安感兴趣的是寻找想象中的唐代盛世长安的影子。现实中找不到,鲁迅只能从弩机、土俑、墓前石兽等零星器物,感受盛唐气象了。

鲁迅对西安城市景观真的没有什么好印象吗,也不尽然。他在杂文《看镜有感》中说“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林辰认为长安的昭陵“使他(指鲁迅)想起唐人魄力的闳放雄大,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对于外来事物,自由驱使,绝不介怀”。^{[5] (P816)} 也许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敏锐的现实感触,让鲁迅对开风气之先的唐朝继往开来的文化更感兴趣,对人云亦云的城市景观反倒没有多大的兴趣或者是他认为没有说的必要,毕竟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文学观的。

“鲁迅在西安”的系列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安城市文化方面的资料,如孙伏园《长安道上》:“长安差不多家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这是唐人的遗风。在当时,陕西的易俗社可以说是西安的重要机构。“他(指鲁迅)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6] (P793)} 鲁迅在西安期间,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是更新我们的文化。其中最常运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引古证今,古为今用,西安千年古都所蕴含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可供借鉴的资源。没想到经过舟车劳顿到达西安后,城市的落后、衰败给鲁迅、孙伏园等很大的震撼。那么鲁迅想借助唐文化引古证今,古为今用的初衷也就不了了之。

2、西安城市书写的陪都记忆

在20世纪30年代,饱经兵祸蹂躏的西安在国难当头迎来了短暂的繁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在西北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的提升,国民政府决定把西安改称西京,作为陪都。1934年底,陇海铁路铺轨至西安。在上述背景下,西安城一改往日衰败、残破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这其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东北沦陷的事实,致力于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的目的,纷纷组织了考察团赴西北考察。陈赓雅《西北视察记》、顾执中《西行记》、鲁彦《西安印象》、张恨水《小西天》等就是应时之作。

1934年3月,陈赓雅前往西北四省调查,途经陕西西安。在他的《西北视察记》中,历久弥新的西安城市景观在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显露出春意盎然的气象。陈赓雅的考察团进入西安城后看到“城垣高固,俨若南京”。这与1934年8月底鲁彦来西安后在散文《西安印象》中对西安的描述相似,“果然我的眼福颇不浅,走到东大街的口子,新筑的辽阔的马路,和西边巍峨的钟楼以及东边高大的城门便都庄严地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禁肃然起敬了,仿佛觉得自己又到了故都北平的禁城旁”。^[7] 从《西北视察记》、《西安印象》中对1934年西安城市景观的描述来看,当时西安城市景观意象总体来讲呈现出巍峨、雄伟的特征,废都西安被弃置千年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

20世纪前30年,西安城经历了由传统的帝都文化慢慢向近代的商业文化、世俗文化转换的过程。林语堂的小说《朱门》,记录了西安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小说主要讲述上海《新公报》派驻西安的记者李飞与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杜柔安跨越门第界限的爱情传奇。囿于题材的选择,林语堂着重描绘的是西安20世纪30年代上层和平民的生活。《朱门》通过李飞在20世纪早期的成长经历,见证了西安城的现代化过程。“他是在古西安城长大的,以它为荣,希望看到它的改善和现代化。他觉得眼见这座城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改变是件有趣的事。他曾经为了南北大道装上街灯而兴奋不已。中央公园的设立,几条铺上柏油的道路,橡皮轮胎的黄包车和汽车都曾经令他兴奋过”。^{[8] (卷五 P1)} 西安城市景观中的现代气息,丰富了李飞的城市体验与现代意识。除了公共空间的现代化气息之外,西安上层空间“大夫邸”的“中西合璧”的空间布局也很有代表性。“大夫邸”是清末典型的官邸格局,但厅堂中廉价的油画复制品“巴黎抉择”,还有时髦高雅玩意“西洋镜”,让人们注意到这个“大夫邸”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空间布局,透视出西安上层权贵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中西文化冲撞的印记。

与陈赓雅、鲁彦、林语堂的西安“现代”之城的书写相比，张恨水的城市书写表现出西安城市发展的相对滞后。张恨水1934年到过西安，写出《燕归来》、《小西天》等西安叙事小说。《小西天》在《申报》副刊连载时，编者倍加推崇，认为《小西天》“绝不是闭门造车的东西，乃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

小说《小西天》借用名剧《大饭店》的手法，因此涉及到西安城里最好的旅馆“小西天”及其周围人的生活。在小说中，灰色、土黄色和赭石色为西安城市整体意象的色调。在“这里所容易感到和东方不同的，便是一切都是淡黄色”。^{[9] [P6]}《小西天》中，西安城古朴的建筑，灰色的外貌，沿街的店铺等典型景象，不露痕迹地表现了西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古朴浑厚的环境特色，但关注底层人们生活的张恨水，主要从西安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表现西安的城市贫民已经濒临破产，到了要卖儿卖女的地步。西安底层人们的生活现状，让张恨水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所以才会有《燕归来》小说描写少女杨燕秋，为改变西北的贫穷落后面貌不懈奋斗的故事。

20世纪前30年西安城，由于城市景观中的现代文明因子渗透，城市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城市底层市民的贫困荒凉等等，令城市意象呈现出多元的特征。“这座城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有古城墙、骡车和现代汽车，有高大、苍老的北方商人和穿着中山装的年轻忠党爱国志士，有不识字的军阀和无赖的士兵，有骗子和娼妓，有厨房临着路边而前门褪色的老饭馆和现代豪华的‘中国旅行饭店’，……尤其是城西北角处更易见到这些对比”。^{[8] [卷五 P20]}小说《朱门》正是通过李飞表达出西安城的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困惑。

三、相关的提示及启示

由以上对20世纪前30年西安城市书写的考察可知，外国人的西安城市书写关注的是那些代表东方的古老、曾经的辉煌、不近人情美的文化遗迹，如城墙、碑刻、官员府邸等古代的城市景观。这在尼科尔斯《穿越神秘的陕西》、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等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西安这个荣辱并生的城市经历了历史上长安的全盛时期，在20世纪初无可规避地走向了现代时空，因其地域的偏狭、城市的保守而成为东方活着的历史。西安城的古朴、厚重与执著，是作为中国最早城市发源地之一的城市精神之源的所在。众多的外国人来西安看的就是这一点。外国人西安城市书写的目的是为西方展示东方古国的神秘。当时西安城市景观总体来讲呈现出一种古朴、神秘、奇异的城市意象。

中国本土的作家，对西安的印象，大多是来自古诗文、历史记载、考古挖掘资料等。阅读了这些文献，往往使人产生无穷的帝都想象。特别是唐诗，对西安的帝都想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帝都长安，是经历了一代代人的想象和沉淀，带有中国人太多的情感成份，是一种先入为主印象中的西安。但当外来者真正来到西安，他们就会遭遇到始料未及的困境，那就是想象中的帝都长安与现实中的西安城市的巨大差距。“鲁迅在西安”的系列材料就是很好的例证。毋庸置疑，西安是一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城市，自宋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确实衰落了，沦为名副其实的废都。此衰势既成，便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陕西入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旧学无以为继，新学无从输入，被视为落后保守的区域。虽然也有兴学、办报、创立易俗社等好事，但与鲁迅所向往的唐代长安时期的盛世文化确有太大的差距。

这一时期到过西安的国内学者、文人，大都来自北京及东部发达的地方，他们风惯都市的繁华，来到了古老、保守的内陆城市西安，其经济发展、文明程度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由于20世纪前30年，中国各地所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北京与最早开埠的沿海城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西方现代化的侵袭，这些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远远高于处于内陆闭塞、保守的西安。虽然如此，古都西安在20世纪前30年也面临西方现代器物、制度、文化观念的挑战，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其中萦绕的历史魅力，文化底蕴，令西安古城的现代化进程与其它城市相比，必将艰难曲折而漫长。由于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性，像城市景观中街灯、柏油路、中央公园等公共空间的现代因子，城市上层空间“大夫邸”的时髦和洋气，都只会发生在城市的中心地段或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一点在陈赓雅、鲁彦、林语堂的城市书写中都有体现。而城市中欠发达的区域和底层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现代文明所烛照，尤其是城市文化中人们的思想仍然被禁锢在传统文化的藩篱中，像《朱门》中的杜祖仁、李飞受过西方现代文

明洗礼的人在西安还是凤毛麟角,更多的西安人仍挣扎在欲求温饱而不得的死亡边缘。在这一方面,张恨水西安叙事的小说很有代表性。

这一时期中国本土作家的西安城市书写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象特征,既有鲁迅、孙伏园、张恨水的西安城市衰败、残破的城市意象,也有陈赓雅、鲁彦、林语堂的西安城市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城市意象。古老的西安城把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如此错综复杂的结合在一起,令人惊叹。20世纪前30年中国本土的文人来到西安,也是看中了西安深邃博大的文化底蕴,西安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反思,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来到西安就是要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来“超越”传统文化中封闭性的“偏颇”。千年古都厚重的历史文化中陈陈相因、夜郎自大的惰性和麻木性,阻碍了西安走向新生的脚步,也是西安城市意象衰败、残破的重要原因。难怪乎许多城市观察者面对千年古都,不觉唏嘘泪下,鲁迅对西安的失望及未写小说《杨贵妃》的遗憾,普实克对西安废墟产生的悲哀情绪,张恨水对西安满目疮痍,贫瘠荒凉的震撼,都是外来者感知城市的正常心理反映。只有运用西方现代思想获得由扬弃而来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与催醒我们的西方文化精华融合,造成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优化互补结构,才能唤醒人的主体意识,超越传统文化的弊端,古老的西安人必须如此才能走向新生。

无论是外国人西安城市书写的异域视角,还是中国本土作家的帝都想象、陪都记忆及废都感伤,都呈现出西安城市意象多元化的特征,却缺少对西安城市精神的透彻领悟。林语堂、张恨水的西安城市书写的小说中,西安只能是一座熙来攘往的移民城市,对西安城市居民生活的展示与城市文化的描摹,都不够深刻,更不用说那些旅行日记和笔记了。这是由于外来观察者对西安的认识仅凭眼见的表面现象,又加上个人经历的想象,与真实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2] 普实克著、丛林等译. 中国—我的姐妹[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3] 弗朗西斯·亨利·尼科尔斯著、史红帅译. 穿越神秘的陕西[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 [4] 鲁迅. 致山本初枝[A].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林辰. 鲁迅赴陕始末[A].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C]. 第三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 [6] 孙伏园. 鲁迅与易俗社[A].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C]. 第三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 [7] 鲁彦. 西安印象. [N] 西安日报, 2009-04-08.
- [8]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全集·朱门[M]. 谢绮霞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9] 张恨水. 小西天[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丁 可

On the Xi' an City Writing in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Wang yali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ity writing of Xi' an in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ity writing of Xi' an in this period consists of two sections: the city' s scenery image and the city' s cultural image, showing the historical coherence between city writing and city geography. However, the perspectives, observing angles are quit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riters. Besides variety of images created by foreign writers, the Xi' an city writings of domestic writers also demonstrate various images features such as the illusion of once empire' s capital, the memory of the second capital, and the sorrow of an abandoned capital.

Key words: Xi' an; city geography; city image